

马来亚历史概要

张礼千 著

商务印书馆 发行

張禮千著

馬來亞歷史概要

蔣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

(27413)

馬來亞歷史概要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柒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張禮千

發行人 王雲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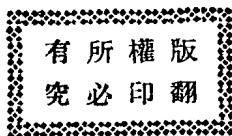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長沙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、金華、

梧州、昆明、貴陽、香港、福州、



(本書校對者李家超)

港

序

敵人炮火，迫我南來，舊地重臨，倍增悵觸。遨遊數月，深覺馬來亞之衣食住行，較六、七年前確有顯著之進步，而默察我僑文化，則未免仍在停滯之中也。就教育言：則自居留政府實施會考以來，學生程度似漸趨一致，而不合法之校舍，亦因取締綦嚴，漸歸淘汰。但課程是否完備，教法是否改進，管理是否合理，設備是否充實，各級程度是否已達標準，各項功課是否平均發展，則似尙有所待也。惟此數年之間，馬來亞之華僑中等教育，備極發達，舉凡較大之市鎮，均有男女初中初師之設立，據本人所知，其數已在三十左右，所可惜者，此種中等學校，大都附屬於小學之內耳。再就有關於南洋學術方面之文字言之，則亦多未妥之處：因道聽塗說之故，認波羅蜜因一字相同之理，誤丹丹卽是吉蘭丹，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此外如譯名之光怪陸離（據本人意見，凡有古名及已經通用之名稱可據者，應照古名或通用之名稱。否則音譯或意譯之。）地名、人名、族名、物名等之混淆不辨，猶其餘事也。而考證之處，亦多武斷：法顯自師子（卽錫蘭）法顯自多摩梨帝國至師子國，再自師子

回國。歸航途經耶婆提，固爲其佛國記所記載，但耶婆提之是否卽係今日之爪哇，至今尙無定論也。（法國學者費瑯〔G. Ferrand〕考耶婆提爲今日之蘇門答臘，其理由極爲充實。）設吾人貿然肯定，則適蹈失實之弊。夫以南洋範圍之廣闊，民族之複雜，物產之豐盈，政制之錯綜，歷史之悠久，宗教、語言、風俗之歧異，則吾人著一書，撰一文，而動以南洋兩字括之，其毋乃不可乎？故吾人不欲研究南洋文化則已，苟欲研究南洋文化，則須抱下列之兩種態度：

（一）急宜縮小範圍，分工合作，

（二）切戒標奇立異，好高騖遠，

誠能如是，則南洋文化前途庶幾有望，而吾人之作品，亦可不致貽外人之譏矣。

吾深信吾中華民族，亦爲世界上優秀之民族。如近五、六年來國內建設事業之突飛猛晉，實爲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。又如此次對日抗戰之神聖行爲，更爲天下所創見。前線將士，忠貫日月。後方民衆，義薄雲霄。此種大智大仁大勇之民族，恐亦爲任何國家所罕睹。凡吾研究南洋文化之同志，如能化除偏見，抱爲國抗戰之精神，埋頭努力，則吾知其不久之將來，亦必有驚人之成績。

據最近之統計，華僑之在馬來亞者已達二百一十萬人，較九年前約增四十萬。此偌大之民族團體，對於組織研究南洋文化之學術機關，似從未計及，此實爲吾僑之最大缺憾。吾人須知學術之隆替，實關係於民族之生存。況吾國與馬來亞發生關係，幾達二千餘年之久，而二十世紀內民族競爭之心，亦將愈趨而愈烈。設吾僑不再覺悟，迎頭苦幹，則將未免有被淘汰之虞矣。

余在國內時，老友劉士木先生常一再促余多寫有關南洋方面之文字，余終以俗務所羈，極少發表。此次避難南來，不但劉先生仍督促如前，而華文副提學司（Assistant Director of Education）（Chinese）魏堅先生（Edward Cecil Stapleton Adkins）亦力勸余從事著作。惟余年來東奔西走，學殖荒落，參考書籍，毀於炮火，是以恐難副兩先生之期望耳。茲先襄集有關歷史之近作數篇，先行付梓，一爲吾從事馬來亞方面著述之發軔，二爲紀念兩先生諄諄勸導之盛意也。

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序於

檳榔嶼極樂寺下，時年四十三歲。

目錄

序

一 馬來亞歷史概要

一 中國古代與馬來亞之關係

二 歐風東漸時代之馬來亞

三 今日之馬來亞

四 馬來亞統計表十四種

二 英荷在東方之鬭爭

三 一八二四年之英荷條約

四 馬來亞之原始民族

九六

七五

四七

二九

二三

一二

二

一

一

馬來亞歷史概要

一 馬來亞歷史概要

吾國記載古代南洋各國史地物產風俗人情之書籍，真有車載斗量指不勝屈之概。舉其要者：則有周去非之嶺外代答，趙汝适之諸番誌，汪大淵之島夷志略，馬歡之瀛涯勝覽，費信之星槎勝覽，黃省曾之西洋朝貢典錄，賈耽所撰之入四夷路程等。而散見於冊府元龜、文獻通考、太平御覽、古今圖書集成及宋會要等之叢書中者，著錄亦極豐富。更有往來南海之唐代高僧，所記南洋各國之情況，尤爲名貴。故凡西洋漢學專家，其欲研究古代南洋之史地者，無不取材於吾國珍貴之寶典。彼等對於人名地名物名之考訂，用力甚勤，苟有所得，即發爲精擘之論，公之於世。吾人則再從西文中尋求摸索，與先哲所著之典籍互相校對，然後知 *Parameswara* 者，即稱臣納貢於吾國之馬六甲國。

王拜里迷蘇刺也。durian者，即馬歡書中所稱之賭爾焉也。設吾人無西文爲之對音，則賭爾焉之爲人人愛食之榴槤，莽吉柿之爲鮮潔甜美之山竹，有誰知之？吾人不求諸己而反求諸人，其何以對地下之先哲乎？尤可痛哉，吾國人之談發見新天地者，莫不盛稱伽馬與哥倫布等之豐功偉業，而對於自國之大航海家如鄭和、王景弘等，反棄而不言。考先賢鄭和於一四三二年末即遠達波斯灣之忽魯謨斯（Hormuz），或且遠抵非洲東岸之竹步（Jobo），較伽馬之抵印度早六十六年，較哥倫布之發見新大陸早六十年矣。此種數典忘祖之事實，真令有心人啼笑皆非之概。檳榔嶼 惠安公所此次發行紀念刊，囑余撰馬來亞史地一文，余將詳於古而略於今，多記吾國與此地之關係，略敘西人近數百年來之經營。蓋著者之目的：一欲使僑胞知吾國與馬來亞之關係淵源甚古，二欲引起僑胞對於馬來亞之文化多多研究，毋爲長眠於地下之先哲所笑也。

（一）中國古代與馬來亞之關係

吾國與馬來亞發生關係，爲時甚古，載籍之文可以徵引者，始於漢代。廣東通志謂馬六甲（古

稱滿刺加)國卽古之哥羅富沙也。漢時常通中國，後爲頓遜所羈屬，頓遜卽今緬甸德那塞林(Thannaserim)一帶地。此可證者一。漢平帝時王莽輔政，欲耀威德，厚遣黃支王，令遣使獻生犀牛。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，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。據近人考訂，黃支爲古代達羅毗荼國之都城，建志補羅，卽今日南印度之Conjeveram也。日南象林爲安南順化一帶之地。而所謂皮宗者，卽柔佛西岸離大笨珍(Pontian Besar)不遠之香蕉島也。(一說係蘇門答臘東北之香蕉島)土人稱香蕉曰Pisang，皮宗係其對音，此可證者二。雖哥羅富沙之卽爲馬六甲，皮宗之卽係香蕉島，尙無更充分之證據，使其成爲定讞，但吾國漢代與馬來亞交通之頻繁，要爲確切不易之事。

三國時吳主孫權遣朱應康泰南宣國化。據近人考訂，朱康二公所經之國計十有餘處，其中涉及馬來亞或與馬來亞之附近有關係者，曰薄歎洲卽今日之兵打島(Bintang)，曰馬五洲卽今日之邦加島(Bangka)，曰比攏洲卽今日之勿里洞島(Billiton)，曰蒲羅中國卽今日之柔佛，曰耽蘭洲卽今日之Tantalam。此種考證雖多臆斷，然在三國時中華文化之南被，無人能加以否認也。

漢晉之際，佛法漸盛，於是往來南海宣揚佛法，豐取佛經之高僧，踵趾相接，其所取之道，必過馬六甲海峽無疑，則馬來亞與吾國之關係漸趨親密，亦勢所必然也。梁武帝天監十四年，即西歷五十五年，有狼牙脩國之王名婆伽達多（Pagadatta）者，遣使阿撒多詣闕奉表，貢呈珍異，其景仰吾國之聲威，可以推知。按吾國典籍所載，狼牙脩國在南海中，其界東西三十日行，南北二十日行，似一大國也。其建國之時代，約在西元百年之頃，有廣闊之城牆，產奇異之香木，人有修長之髮，耳垂金質之環，國王外出乘象，兵將保護森嚴，其儀容之盛，令人起敬，則似又一富強之國焉。然則昔日之狼牙脩究係今日之何地乎？則據近人之考證，其國都遺址，當在吉打峯（Kedah Peak）東數英里之Kubok Balei附近，其國界當擁有今日之吉打及暹羅大年（Patani）之一部可斷言也。（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，新加坡海峽時報（Straits Times）發表威爾斯博士（H. G. Q. Wales）在馬來半島北部考古發掘之報告，謂在吉打霹靂之間，已發見狼牙脩帝國之古城。）唐高僧義淨所稱之郎迦，宋趙汝适諸番誌中所稱之凌牙斯，以及元代所稱之龍牙犀角，皆狼牙脩之同名異譯。近來西文書中，則稱狼牙脩曰 Langkasuka。吾人對此馬來亞之古國，能無今昔之感乎？

隋煬帝登極未久，卽遣常駿王君政等奉使赤土國（Rakamtika）。考常駿等之行程發自廣州，沿安南海岸行，後折入暹羅灣，沿柬埔寨海岸行，迨至馬來半島北部東岸，西望見狼牙脩國之山，南過雞籠小島而達赤土國界。雞籠島必爲馬來半島旁之一小島，赤土國必在馬來半島之內。惟究指今之何地，則以無充分之證據，未敢貿然斷定。但據其方位考之，似非在狼牙脩國之北，當在其南耳。（大航海家佛陀笈多（Buddhagupta）曾寓居赤土國甚久。）

唐代海上交通較前更盛，國人之南遊者，自必益夥，至今海外僑胞自稱唐人，卽古代之餘風遺韻也。因唐代南遊者衆，於是關於地理方面之著述，竟如汗牛充棟，惟書多散佚，徒具目錄，殊爲可惜。幸賈耽所撰入四夷路程一文，附載新唐書內，足供研考。其廣州通海夷道一篇，已經法國漢學專家伯希和及德國學者希爾特（Hirth）等詳爲考證，頗有價值。篇中地名與馬來亞有關者，計有兩處：一曰海峽，番人謂之「質」（Selat）。（註）二曰箇羅國。彼等考訂前者卽新加坡海峽，後者卽吉打也。然則吾國與新加坡在唐代已發生關係可以明矣。至於唐代往來南海之僧人，尤爲衆多。據義淨所著大唐求法高僧傳中之記載，謂西行求法之僧人凡六十，而取海道者過半數。蘇門答臘之室利佛逝

(宋明稱三佛齊) 馬來半島西岸之羯荼，彼等無不駐足，所謂室利佛逝者，即今之巨港或占卑 (Jambi)，而羯荼者亦即今之吉打也。此外如僧人所經之咀咀洲 (梁書稱丹丹，新唐書稱單單) 及盆盆洲 (梁書稱盤盤)，雖能知其屬馬來半島，但因證據不充，至今仍不能確定其方位。試思國人之航海精神，其時有誰可與之比擬乎？

宋代著錄南海諸國最詳之書籍，爲周去非之嶺外代答。其中有佛羅安國者，即今日雪蘭莪屬之比蘭能 (Berang) 也。稍後有趙汝适之諸番誌，稱佛羅安與蓬豐、登牙儂、吉蘭丹三國爲隣，其時均爲三佛齊之屬國，而無自主之權云。考蓬豐即今日之彭亨，登牙儂即今日之丁加奴，吉蘭丹今昔同名，不言而喻。至三佛齊即室利佛逝，其時在南海中確爲一強大無比之國，不但上述之佛羅安、蓬豐等國受其統治，即吾人今日所稱之馬來亞，幾全歸其掌握矣。此外在諸番誌中提及之單馬令，宋史中所說之丹眉流，均係 Tembralinga 之對音，其地固在馬來半島，但今爲暹羅之屬土矣。

(考單馬令即係 Nagara Sridharmaraja 或稱李格 (Ligor) 之首都，十九世紀之初，李格酋長爲吉打、吉蘭丹及丁加奴等之宗主權問題，屢與英國交涉。讀者欲知其詳，可查拙譯英暹在馬來、

半島之關係一文。又李格今名 *Nakaum Sritamarat*，暹羅國家鐵道可達。）又諸番誌中所稱之吉陀，亦即吉打，此固顯而易見者也。

元代窮兵黷武，國祚不長。世祖因爪哇黥使臣孟琪之面，曾遣將三人，率兵二萬，發舟千艘，給糧一年，遠征爪哇，結果毫無成績，掃興而返。元兵去後，爪哇即建立滿者伯夷（*Majapahit*）帝國，百年之間，國勢大盛，蘇門答臘及馬來半島一部與馬來羣島東部諸地，悉被征服。故元之遠征，直接似與馬來亞無關係，但間接竟引起爪哇有統治馬來亞之野心矣。元時有汪大淵者，爲一有膽量有見識之商人，時常附舶浮海經商各國，於一三四年著夷島志略一書行世。其有涉及馬來亞者，如彭坑之即爲彭亨，丁家廬之即爲丁加奴，皆顯而易見者也。惟在關於單馬錫（*Tumasik*）之記載，最饒興趣，有一述之必要焉。彼謂：門（指龍牙門，即今日之Linga 島及 Linga 峽）以單馬錫番兩山相交，狀若神龍之齒，門中有水道以間之。（*R. O. Winstedt* 謂如今日新加坡之克伯爾海口（*Keppel Harbour*）氣候沃暖多雨，地瘠民貧，稻田極少，其惟一之出產，即從泉州商人劫來之贓物。當中國商船越此地而西航時，居民任其自由通過，並不爲難，但當商船回航而至克里魔島（*Kerimun*）

(在新加坡西南)則船中商人必須作抵抗火箭之種種預備，蓋常有賊船兩三百隻，前來進攻搶劫也。若僥倖順風，或可不遇，否則人爲所戮，貨爲所有，而人死係乎頃刻之間耳。古時此地酋長，於掘地時獲一飾有寶石之冠冕，於是每逢第一月之第一日，必盛裝豔服，戴冠而坐，接受人民之祝賀，今亦遞相傳授，賜之後會矣。此地居民中之大部份，均束髮成髻，身穿短窄之布衣，外圍綠色之紗籠。華人與土人雜居，至爲和睦。以上皆汪大淵所言之大意也。然則單馬錫究爲今之何地乎？則已成爲世界上第九之大商埠，而爲英國在遠東軍事上最重要之新加坡焉。

明初中國與馬來亞之關係，至爲密切，彭亨、吉蘭丹均相繼稱臣納貢，其最要者，卽爲鄭和之七次下西洋（卽今日南洋及印度洋）及馬六甲各王之詣闕進貢是也。茲分述之：

鄭和第一次奉使出洋在永樂三年（紀元一四〇五年）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，分載奇大之海舶六十二艘，自太倉之劉家港泛海至福建，復自閩江江口揚帆，首達安南之歸仁，以欲徧歷馬六甲、阿魯（Aru）、巴賽（Pasai）（在蘇門答臘北端）諸國，直至印度之古里（Calicut）而回。在巨港爲僑民除害，擒海盜陳祖義獻俘，戮於都市。此次鄭和出使之期，約歷兩年三月。永樂五年二

次奉使，所經之國爲爪哇、暹羅、古里等，至七年而回。同年爲第三次之奉使，歷安南、爪哇、馬六甲、巴衰、錫蘭、古里等國。至錫蘭國時，其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，謀害舟師，鄭和設計擒之。至九年歸獻，仁祖憐而恩宥，俾還本國。永樂十一年鄭和四次出洋，費勅往賜安南、爪哇、馬六甲、彭亨、吉蘭丹、阿魯、巴衰、古里、忽魯謨斯等諸國王，錦綺紗羅綵絹等物。在巴衰國擒僞王蘇幹刺，至十三年歸獻。永樂十五年冬，馬六甲、古里等十九國，咸遣使朝貢，辭還，復命鄭和等偕往，賜其君長，至十七年秋返京。永樂十九年，鄭和統領舟師，作第六次之奉使，其時南洋、印度等各國之進貢使臣，久待京師者，悉偕鄭和同行，各還本國，於是各國國王益修職貢，視前有加。仁祖晏駕，宣宗卽位。宣德六年鄭和爲最後一次之出洋，歷安南、爪哇、巨港、馬六甲、巴衰、錫蘭、古里、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返。以上爲鄭三保七次下西洋之大略，惟吾人所宜注意者，馬來亞之馬六甲爲鄭和必經之地是也。

馬六甲舊名五嶼（馬六甲沿岸雖不只五嶼，但最顯著者祇有五島，於此足見此名之確實。）於十四世紀時尙未成其爲國也。自約一三七〇年，滿者伯夷滅巨港，兼彭亨，併新加坡（考新加坡梵名 *Singapura*。Singa 之義爲獅，pura 之義爲城爲門，而獅爲獸中之王，故意卽王者之城或

門也。其名似爲紀念滿者伯夷之勝利而定。昔人對新加坡一名頗多誤解，故特附記於此。而後，該三處之人民，咸以馬六甲爲避難之勝地，於是人口激增，商賈輻輳，蔚然成一國家之雛型焉。永樂元年（紀元一四〇三年），吾國遣中官尹慶使其地，賜以織金文綺銷金帳幔諸物，其地無王，亦不稱國，服屬暹羅，歲輸金四十兩爲賦。尹慶既至，其酋拜里迷蘇刺大喜。永樂三年，酋卽遣使奉金葉表朝貢吾國，仁祖卽詔封馬六甲爲國，拜里迷蘇刺爲王，并給印誥。自是而後，馬六甲始成爲正式之國家矣。永樂五年六年，馬六甲王一再遣使入貢。至永樂九年，拜里迷蘇刺親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朝吾國，誠盛事也。永樂十年，馬六甲王姪入謝，旋又入貢。永樂十二年，王子母幹撒干的兒沙（Muhammad Iskandar Shah）來朝，告其父訃，卽命襲封。永樂十七年，馬六甲王率妻子陪臣入朝謝恩，並訴暹羅見侵，仁祖下詔戒諭暹羅。永樂二十二年，王子西里麻哈刺（Sri Maharaja）以父殂嗣位，率妻子陪臣來朝。宣宗宣德六年（西歷一四三一年），馬六甲遣使入訴暹羅見侵，阻礙貢道。宣德八年，馬六甲王再率妻子陪臣來朝，抵南京，天已寒，宣宗命俟春和北上。英宗正統十年（西歷一四四五年），馬六甲使臣請勅封其王子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（Sri Parameswara Dewa